

传 习 录

徐爱 著

出版社 :艺术文化出版社

书号 :ISBN 7 - 5030 - 3046 - 8

版权所有 北京焜子工作室

类别 :成功哲学 - 通俗读物

出版时间 2005 - 1 - 2

字数 26 万

内容提要 :

教你如何传习 ,让你在学习的路上乘起风帆 ,快速到达成功的彼岸。

目 录

传习录 卷上.....	002
传习录 卷中.....	039
传习录 卷下.....	085

2 · 传习录 卷上

徐爱引言

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。参互错综，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。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，卓取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。见之若粗，而探之愈精。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□□，或先怀忽易愤之心，而远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。如之何其可得也？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。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正之。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门人徐爱书。以下门人徐爱录。

【1】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谓当作新民。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宜从旧本‘作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。此岂足为据？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。然非‘亲’字义。下面治国平天下处，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。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。3·‘如保赤子’。‘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之

类’。皆是‘亲’字意。‘亲民’犹孟子‘亲亲仁民’之谓。亲之即仁之也。百姓不亲，舜使契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亲之也。尧典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。‘以亲九族’，至‘平章协和’，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。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。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。说新民便觉偏了”。

【2】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”。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。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，得之”。

【3】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。恐于天下事理，有不能尽。”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”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。恐亦不可不察”。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。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。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。交友治民，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。都只在此心。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。不顶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。发之事君便是忠。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”。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定省之类，有许叫多节目。不知亦须讲求否？”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。

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便是根。许多条件便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。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礼记言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。有和气者，必有欲愉色。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’。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”。

【4】郑朝朔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”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。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”。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”。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，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。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精一之训。

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”。爱于是日又有省。

【5】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，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，未能决。以问于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试举看”。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，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。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”。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而不行着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和圣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。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罢。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’，‘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

只见那好色时，已自好了。不是见了后，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，已自恶了。不是闻了后，5·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。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。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。

知寒，必已自寒了。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急切著实的工夫。

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什么意思？若不知立言宗旨。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”？爱曰：“古人说知行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个分晓，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”。先生曰：“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。

也只是个冥行妄作。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，悬空去思一索。全不肯著实躬行。也只是个揣摩影响。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，补偏救弊的说话。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。以为必先知了，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。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。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病的药。又不是某凿空杜撰。知行本体，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。亦只是一个。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”。

【6】爱问：“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。

但宋子格物之训，思之终不能合”。先生曰：“格物是止至善6·之功。既知至善，即知格物矣”。爱曰：“昨以先生之教，推之格物之说，似亦见得大略。但朱子之训，其于书之‘精一’，论语之‘博约’，孟子之‘尽心知性’，皆有所证据。以是未能释然”。先生曰：“子夏笃信圣人。曾子反求诸己。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徇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。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苟从？精一博约尽心，本自与吾说吻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格物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。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约之功。

曰：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尽心知性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。存心养性事天，是学知利行事。‘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’，是困知勉行事。朱子错训格物。只

为倒看了此意,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,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。如何做得?爱问:“尽心知性,何以为生知安行?”先生曰:“性是心之体。天是性之原。尽心即是尽性。‘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,知天地之化育’,存心者,心有未尽也。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,是自己分上事。己与天为二事,天如子之事父,臣之事君。须是恭敬奉承,然后能无失。尚与天为二。此便是圣之别。至于夭寿不贰其心,乃是敦学者一心为善。不可以穷通天寿之故,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。只去修身以俟命,见得穷通寿夭,有个命在。我亦不必以此动心。事天虽与天为二,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。俟命,便是未曾见面,在此等候相似。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,有个困勉的意在。今却倒做了,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”。

爱曰:“昨闻先生之教。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。今闻此说,益无可疑。爱昨晓思,格物的‘物’字,即是‘事’字。皆从心上说”。先生曰:“然。身之主宰便是心。心之所发便是意。

意之本体便是知。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,即事亲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事君,即事君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仁民爱物,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。意在于视听言动,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

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,无心外之物。中庸言‘不诚无物’,大学‘明明德’之功,只是个诚意。诚意之功,只是个格物。

【7】先生又曰:“‘格物’如孟子‘大人格君心’之‘格’。

是去其心之不正,以全其本体之正。但意念所在,即要去其不正,以全其正。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。即是穷理。天理即是明德。穷理即是明明德”。

【8】又曰:“知是心之本体。心自然会知。见父自然知孝,见兄自然知弟,见孺子入井,自然知恻隐。此便是良知。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,更无私意障碍。即所谓‘充其恻隐之心。

而仁不可胜用矣’。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。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,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,得以充塞流行。

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”。

【9】爱问:“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。深思之未能得略。

请开示”先生曰:“礼’字即是‘理’字。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。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。只是一物。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。要此心纯是天理,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。如发见于事亲时,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事君时,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,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,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。至于作止语默,无处不然。随他发见处,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。这便是博学之于文,便是约礼的功夫。博文即是惟精。

约礼即是惟一。

【10】爱问:“‘道心常为一身之主,而人心每听命’。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,此语似有弊”先生曰:“然。心一也。未杂于人谓之道心。杂以人伪谓之人心。人心之得其

正者即道心。

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。初非有三心也。程子谓人心即人欲，8·道心即天理。语若分析，而意实得之。今日‘道心为生，而人心听命’，是三心也。天理人欲不并立。安有天理为主，人欲又从而听命者”？【11】爱问文中子韩退之。先生曰：“退之文人之雄耳。

文中子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。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”。爱问何以有拟经之矢。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

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”？爱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。然期以明道。拟经纯若为名”。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劾法”？曰：“孔子删述六经，以明道也”。
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”？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。恐于道无补”。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，而贝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，而徒以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。删述六经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昼卦，至于文王周公。其间言易，如连山归藏之属。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。易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。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。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书诗礼乐春秋皆然。书自典谟以后，诗自二南以降，如九丘八索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礼乐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书诗礼乐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礼记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。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春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笔者，笔其旧。

所谓削者，削其繁。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。惟简之而不得。使天下务去其文，以求其实。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。又不合焚六经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9·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。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。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。

则其诸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。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。入出己见。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。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。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。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”。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春秋一经，若无左传，恐亦难晓”。先生曰：“春秋必待传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左传多是鲁史旧文。若春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”？爱曰：“伊川亦云；传是案，经是断”。如书弑某君，伐某国。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”。先生曰：“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。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弑君，即弑君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。

征伐当自天子出。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

只是要正人心。只是要存天理,去人欲。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,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,各随分量而说。

亦不肯多道。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,又安肯详以示人?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;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后世无传焉’。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。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。纯是一片功利的心。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。如何思量得通”?因叹曰,“此非达天德。者未易与言此也”又曰;“孔子云;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’。孟子云;‘尽信书,不如无书。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’。孔子删书,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,不过数篇。岂更无一事,而所述止此?圣人之意可知矣。”

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只要添上”。爰曰;“圣人作经,传习录 10·只是要去人欲,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,圣人不欲详以示人。”

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,如何略少见”?先生曰;“义黄之世,其事阔疏,传之者矣。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朴素,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。非后世可及”。

爰曰;“如三坟之类,亦有传者。孔子何以删之”?先生曰;“纵有传者,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,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,虽欲变以夏商之俗,已不可挽。况唐虞乎?又况义黄之世乎?然其治不同,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,则祖述之。于文武,则宪章之。文武之法,即是尧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。其设施政令,已自不同。即夏商事业,施之于周,已有不合。故周公思兼三王。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。况太古之治,岂复能行?斯固圣人之所可也”。又曰;“专事无为,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,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,即是佛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,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,而以功利之心行之,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,只是讲得个伯术”。

【12】又曰;“唐虞以上之治,后世不可复也。略之可也。”

三代以下之治,后世不可法也。削之可也。惟三代之治可行。

然而世之论三代者,不明其本,而徒事其末。则亦不可复矣”。

【13】爰曰;“先儒论六经,以春秋为史。史专记事。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”。先生曰;“以事言谓之史。以道言谓之经。事即道。道即事。春秋亦经。五经亦史。易是包牺氏之史。书是尧舜下史。礼乐是三代史。其事同。其道同。安有所谓异”?

【14】又曰;“五经亦只是史。史以明善恶,示训戒。善可为训者,时存其逃,以示法。恶可为戒者,存其戒而削其事,以杜奸”。爰曰;“存其《迹》以示法,亦是存天理之本然。”

削其事以杜奸,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”?先生曰;“圣人作传习录 11·经固无非是此意。然又不必泥著文句”。爰又问;“恶可为戒者,存其戒而削其事,以杜奸。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?先儒谓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’。然否”?先生曰;“诗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;‘放郑声,郑声淫’。又曰,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’。‘郑卫之音,亡国之音也’。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,皆所谓雅乐。皆可奏之郊庙,奏之

乡党。皆所以资畅和平，涵拯性。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之数。盖淫之词，世俗多所喜传。如今闾巷皆然。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是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”。

徐爱跋爱因旧说汨没，始闻先生之教，实是骇愕不定，无人头处。

其后闻之既久，渐知反身实践。然后始信先生之学，为孔门嫡传。舍是皆傍蹊小径，断港河矣。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。

明善是诚身的工夫。穷理是尽性的工夫。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。博文是约礼的工夫。惟精是惟一的工夫。诸如此类，始皆落落难合。其后思之既久，不觉手舞足蹈。

以下门人陆澄录【15】陆澄问：“主一之功，如读书，则一心在读书上。

接客，则一心在接客上。可以为主。乎？”先生曰：“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。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。可以为主一乎？是所谓逐物。非主一也。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”。

【16】问立志。先生曰：“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。传习录 12·能不忘乎此，久则自然心中凝聚。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。此天理之念常存。驯至于美大圣神，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”。

【17】日间工夫觉纷扰，则静坐。觉懒看书，则且看书。

是亦因病而药。

【18】处朋友，务相下，则得益。相上则损。

【19】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。先生屡责之。曰，警责方已。

友自陈日来工夫诗正。源从傍曰：“此方是寻著源旧时家当。”先生曰：“尔病又发”。源色变。议拟欲有所辨。先生曰：“尔病又发”。因喻之曰：“此是汝一生大病根。譬如方丈地内，种此一大树。雨露之滋，土脉之力，只滋养得这个大根。四傍纵要种些嘉，上面被此树叶遮覆，下面被此树根盘结，如何生长得成？须用伐去此树，纤根勿留，力可种植嘉种。不然，任汝耕耘培壅，只是滋养得此根”。

【20】问：“后世著述之多，恐亦有乱正学”。先生曰：“人心天理浑然。圣贤笔之书，如写真传神。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，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。其精神意气，言笑动止，固有所不能传也。后世著述，是又将圣人所昼，摹仿誊写，而妄自分析加增，以逞其技。其失真愈远矣”。

【21】问：“圣人应变不穷，莫亦是预先讲求否？”先生曰：“如何讲求得许多？圣人之心如明镜。只是一个明，则随感而应，无物不照。未有已往之形尚在，未照之形先具者。若后世所讲，是如此。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。周公制礼作乐，以文天下。皆圣人所能为。尧舜何不尽为之，而待于周公？孔子删述六经，以诏万世，亦圣人所能为。周公何不先为之，而有待于孔子？是知圣人遇此时，方有此事。只怕镜不明。不怕物来不能照。讲求事变，亦是照时事。然学者须先有个明的工夫。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，不患事变之不能尽”。曰：“然传习录 13·则所谓‘仲漠无朕，而万象森然已具’者，其言何如？”曰：“是说本自好。只不善看，亦便有病痛”。

【22】义理无定在 ,无穷尽。吾与子言 ,不可以少有所得 ,而遂谓止此也。再言之十年 ,二十年 ,五十年 ,未有止也。”他日又曰 ;“圣如尧舜。然尧舜之上 ,善无尽。恶如桀纣。然桀之下 ,恶无尽。使桀纣未死 ,恶宁止此乎?使善有尽时 ,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”?【23】问 ;“静时亦觉意思好。才遇事 ,便不同。如何 ”?先生曰 ;“是徒知养静 ,而不用克己工夫也。如此临事便要倾倒。人须在事上磨 ,方立得住 ,方能静亦定 ,动亦定 ”。

【24】问上达工夫。先生曰 ;“后儒教人拗才涉精微 ,便谓上达 ,未当学 ,且说下学。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。夫目可得见 ,耳可得闻 ,口可得言 ,心可得思者 ,皆下学也。目不可得见 ,耳不可得闻 ,口不可得言 ,心不可得思者 ,上达也。如木之栽培灌溉 ,是下学也。至于日夜之所息 ,条达畅茂 ,乃是上达。人安能预其力哉?故凡可用功 ,可告语者 ,皆下学。上达只在下学里。凡圣人所说 ,虽极精微 ,俱是下学。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 ,自然上达去。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”。

【25】问 ;“惟精惟一 ,是如何用功 ”?先生曰 ;“惟一是惟精主意 ,惟精是惟一功夫。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。‘精’字从‘米’。姑以米譬之。要得此米纯然洁白 ,便是惟一意。

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 ,则不能纯然洁白也。舂簸筛拣 ,是惟精之功。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。博学 ,审问 ,慎思 ,明辨 ,笃行者 ,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。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。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。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。明善即诚身之功 ,无二说也 ”。

【26】知者行之始。行者知之成。圣学只一个功夫。知行传习录 14 ·不可分作两事。

【27】漆雕开曰 ;“吾斯之未能信 ”。夫子说之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 ;“贼夫人之子 ”。曾点言志 ,夫子许之。

圣人之意可见矣。

【28】问 ;“宁静存心时 ,可为未发之中否 ”?先生曰 DD 今人存心 ,只定得气。当其宁静时 ,亦只是气宁静。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”。曰 ;“未便是中。莫亦是求中功夫 ”?曰 ;“只要去人欲 ,存天理 ,方是功夫。静时念念去人欲 ,存天理。动时念念去人欲 ,存天理。不管宁静不宁静。若靠那宁静 ,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。中间许多病痛 ,只是潜伏在。终不能绝去 ,遇事依旧滋长。以循理为生 ,何尝不宁静?以宁静为主 ,未必能循理 ”。

【29】问 ;“孔门言志 ,由求任政事。公西赤任礼乐。多少实用?及曾竹说来 ,却似耍的事。圣人却许他 ,是意何如 ”?曰 ;“三子是有意必。有意必 ,便偏著一边。能此未必能彼。

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。便是‘素其位而行 ,不愿乎其外。素夷狄 ,行乎夷狄。素患难 ,行乎患难。无人而不自得矣’。三子所谓‘汝器也’。曾点便有不器意。然三子之才 ,各卓然成章。

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。故夫子亦皆许之”。

【30】问：“知识不长进如何”？先生曰：“为学须有本原。须从本原上用力。渐渐盈科而进。仙家说婴儿亦善。譬婴儿在母腹时，只是纯气。有何知识？出胎后，方始能啼。既而后能笑。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。又既而后能立，能行，能持，能负。卒乃天下之事，无不可能。皆是精气日足，则筋力日强，聪明日开。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。故须有个本原。圣人到位天地，育万物，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。”

后儒不明格物之说。见圣人无不知，无不能。便欲于初下手时传习录 15 · 讲求得尽。岂有此理”。又曰：“立志用功，如种树然。方其根芽，犹未有干。及其有干，尚未有枝。枝而后叶。叶而后花实。初种根时，只管栽培灌溉。勿作枝想。勿作叶想。勿作花想。勿作实想。悬想何益？但不忘栽培之功，怕没有枝叶花实”？【31】问：“看书不能明如何”？先生曰：“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，故不明。如此，又不如为旧时学问。他到看得多，解得去。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，亦终身无得。须于心体上用功。凡明不得，行不去，须反在自心上体当。即可通。盖四书五经，不过说这心体。这心体即所谓道心。体明即是道明。”

更无二。此是为学头脑处”。

【32】虚灵不 众理而万事出”。心外无理。心外无事。

【33】或问：“晦庵先生曰：‘人之所以为学者，心与理而已’。此语如何”？曰：“心即性，性即理。下一‘与’字，恐未免为二。此在学者善观之”。

【34】或曰：“人皆有是心。心即理。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”？先生曰：“恶人之心，失其本体”。

【35】问：“‘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，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’。此言如何”？先生曰：“恐亦未尽。此理岂容分析？又何须凑合得？圣人说精一，自是尽”。

【36】省察是有事时存养，存养是无事时省察。

【37】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。先生曰：“除了人情事变，则无事矣。喜怒哀乐非人情乎？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，皆事变也。事变亦只在人情里。其要只在致中和。致中和只在谨独”。

【38】澄问：“仁义礼智之名，因已发而有”。曰：“然。”他日澄曰：“恻隐羞恶辞让是非，是性之表德邪”？曰：“仁传习录 16 · 义礼智也是表德。性一而已。自其形体也，谓之天。主宰也，谓之帝。流行也，谓之命。赋于人也，谓之性。主于身也，谓之心。心之发也，遇父便谓之孝，遇君便谓之忠。自此以往，名至于无穷，只一性而已。犹人一而已。对父谓之子，对子谓之父。自此以往，至于无穷，只一人而已。人只要在性上用功。”

看得一性字分明，即万理灿然”。

【39】一日论为学工夫。先生曰：“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。”

初学时心猿意马，拴缚不定。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。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。久

之，俟其心意稍定。只悬空静守，如槁木死灰，亦无用。须教他省察克治。省察克治之功，则无时而可间。

如去盗贼，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，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。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

常如猫之捕鼠。一眼看著，一耳听著。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。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与他方便。不可窝藏。不可放他出路。

方是真实用功。方能扫除廓清。到得无私可克，自有端拱时在。

虽曰‘何思何虑’，非初学时事。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。即是思诚。只思一个天理。到得天理纯全，便是何思何虑矣”。

【40】澄问：“有人夜怕鬼者奈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，故怕。若素行合于神明，何怕之有？”子莘曰：“正直之鬼不须怕。恐邪鬼不管人善恶，故未免怕。”先生曰：“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？只此一怕即是心邪。故有迷之者。非鬼迷也，心自迷耳。如人好色，即是色鬼迷。好货，即是货鬼迷。怒所不当怒，是怒鬼迷。惧所不当惧，是惧鬼迷也”。

【41】定者心之本体。天理也。动静所遇之时也。

【42】澄问学庸同异。先生曰：“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”。传习录 17

·【43】问：“孔子正名。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。废辄立郢。此意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恐难如此。岂有一人致敬尽礼，待我而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，岂人情天理？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。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。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爱本于天性。辄能悔痛真切如此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？蒯聩既还，辄乃致国诗戮。聩已见化于子，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，当亦决不肯受。仍以命辄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。辄乃自暴其罪恶。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。而必欲致国于父。聩与群臣百姓，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。”

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于是集命于辄。使之复君卫国。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故事。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。备物致养。而始退复其位焉。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名正言顺。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或是如此”。

【44】澄在鸿胪寺仓居。忽家信至，言儿病危。澄心甚忧闷不能堪。先生曰：“此时正宜用助。若此时放过，闲时讲学何用？人正要在此时磨链？父之爱子，自是至情。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。过即是私意。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，则一向忧苦，不知己是‘有所忧患，不得其正’。大抵七情所感，多只是过，少不及者。才过便非心之本体。必须调停适中始得。”

就如父母之丧。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，方快于心？然却曰‘毁不灭性’。非圣人强制之也。天理本体，自有分限。不可过也。

人但要识得心体，自然增减分毫不得”。

【45】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。盖体用一源。有是体，即有是用。有未发之中，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。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。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。

【46】易之辞是“初九潜龙勿用”六字。易之象是初昼。传习录 18·易之变是值其昼。易之占是用其辞。

【47】夜气是就常人说。学者能用功，则日间有事无事，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。圣人则不消说夜气。

【48】澄问操存舍亡章。曰：“‘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’。”

此虽就常人心说。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，亦元是如此。则操存功夫，始没病痛。不可便谓出为亡人为存。若论本体，元是无出无入的。若论出入，则其思虑运用是出。然主宰常昭昭在此，何出之有？既无所出，何人之有？程子所谓腔子，亦只是天理而已。虽终日应酬，而不出天理，即是在腔子里。若出天理，斯谓之放，斯谓之亡”。又曰：“出入亦只是动静。动静无端。岂有乡邪？”【49】王嘉秀问：“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。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。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。究其极至，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。然非人道正路。如今仕者，有由科，有由贡，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。毕竟非人仕正路，君子不由也。仙佛到极处，与儒者略同。但有了上一截，遗了下一截。终不似圣人之全。然其上一截同者，不可诬也。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。

分裂失真。流而为记诵，词章，功利，训。亦卒不免为异端。

是四冢者，终身劳苦于身心。无分毫益。祝彼仙佛之徒，清心寡欲，超然于世累之外者，反若有所不及矣。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。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。圣人之学明，则仙佛自泯。不然，则此之所学，恐彼或有不屑。而反欲其俯就，不亦难乎？鄙见如此。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所论大略亦是。但谓上一截，下一截，亦是人见偏了如此。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彻上彻下。只是一贯。更有甚上一截，下一截？”阴一阳之谓道，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。知者见之便谓之智。百姓又曰用而不知。故君子之道鲜矣”。仁智岂可不谓之道？但见得偏了，便传习录 19·有弊病”。

【50】蓍固是易。龟亦是易。

【51】问：“孔子谓武王未尽善，恐亦有不满意”。先生曰：“在武王自合如此”。曰：“使文王未没，毕竟如何？”曰：“文王在时，天下三分已有其二。若到武王伐商之时，文王若在，或者不致兴兵。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。只善处，使不得纵恶而已”。

【52】问：“孟子言‘执中无权，犹执一’”。先生曰：“中只有天理，只是易。随时变易，如何执得？须是因时制宜。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。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。立定个格式。此正是执一”。

【53】唐诩问：“立志是常存个善念，要为善去恶否？”曰：“善念存时，即是天理。此念即更思何善？此念非恶，更去何恶？此念如树之根芽。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。”从心所欲。

不矩，只是志到熟处”。

【54】精神，道德，言动，大率收为主。发散是不得已。

天地人物皆然。

【55】问：“文中子是如何人？”先生曰：“文中子庶几‘具体而微’。惜其蚤死”。问：“如何却有续经之非”？曰：“续经亦未可尽非”。请问。良久，曰：“更觉‘良工心独苦’”。【56】许鲁斋谓儒者以。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。

【57】问仙家元气、元神、元精。先生曰：“只是一件。流行为气。凝聚为精。妙用为神”。

【58】喜怒哀乐，本体自是中和的。才自家看些意思，便过不及，便是私。

【59】问：“哭则不歌”。先生曰：“圣人心体自然如此。”传习录 20 ·【60】克己须要扫除廓清，一毫不存方是。有一毫在，则众恶相引而来。

【61】问律吕新书，先生曰：“学者当务为急。算得此数熟，亦恐未有用。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。且如其书说，冬用管以候气。然至冬至那一刻时，管灰之飞，或有先后须臾之间。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？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。

此便有不通处。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”。

【62】曰仁云：“心犹镜也。圣人心如明镜。常人心如昏镜。近世格物之说，如以镜照物，照上用功。不知镜尚昏在，何能照？先生之格物，如磨镜而使之明。磨上用功。明了后亦未尝废照”。

【63】问道之精粗。先生曰：“道无精粗。人之所见有精粗。如这一间房。人初进来，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。处久便柱壁之类，一一看得明白。再久，如柱上有些文藻，细细都看出来。然只是一间房”。

【64】先生曰：“诸公近见时，少疑问。何也？人不用力，莫不自以为己知。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。殊不知私欲日生。如地上尘，一日不扫，便又有一层。看实用功，便见道无穷。愈探愈深。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”。

【65】问：“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。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，如何用得克己工夫”？先生曰：“人若真宣切己用功不已，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，日见一日。私欲之细微，亦日见一日。若不用克己工夫，终日只是说话而已。天理格不自见，私欲亦略不自见。如人走路一般。走得一段，方认得一段。走到歧路处，有疑便问。问了又走。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。今人于己知之天理不肯存。己知之人欲不肯去。且只管愁不能尽知。只管闲讲。

何益之有？巨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，方愁不能尽知，亦未迟在。”传习录 21 ·【66】问：“道一而已。古人论道往往不同。求之亦有要乎”？先生曰：“道无方体。不可执著。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。如今人只说天。其实何尝见天？谓日月风雷即天，不可。

谓人物草木不是天，亦不可。道是天。若识得时，何莫而非道？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，认定以为道止如此，所以不同。若解向里寻求，见得自己心体，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。亘古一旦今。无终无始。更有甚同异？心即道。道即天。知心则知道知天”。又曰：“诸君要实见此道，须从自己心上体认，不假外求始得”。

【67】问：“名物度数。亦须先讲求否”？先生曰：“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，则用在

其中。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，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。自然无施不可。苟无是心，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，与己原不相干。只是装缀临时，自行不去。

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。只要‘知所先后，则近道’。

又曰：“人要随才成就，才是其所能为。如夔之乐，稷之种。

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。成就之者，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。

其运用处，皆从天理上发来，然后谓之才。到得纯乎天理处，亦能不器。使稷易艺而为，当亦能之”。又曰：“如‘素富贵，行乎富贵。素患难，行乎患难’，皆是不器。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”。

【68】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，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，生意不穷”。时先生在塘边坐。傍有井，故以之喻学云。

【69】问：“世道日降。太古时气象，如何复见得”？先生曰：“一日便是一元。人平日一时起坐，未与物接。此心清明景象，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”。

【70】问：“心要逐物。如何则可”？先生曰：“人君端拱清穆，六卿分职，天下乃治。心统五官，亦要如此。今眼要传习录 22 · 视时，心便逐在色上。耳要听时，心便逐在声上。如人君要选官时，便自去坐在吏部。要调军时，便自去坐在兵部。如此，岂惟失却君体？六卿亦皆不得其职”。

【71】善念发而知之，而充之。恶念发而知之，而遏之。

知众充与遏者，志也。天聪明也。圣人只有此。学者当存此。

【72】澄曰：“好色，好利，好名等心，固是私欲。如闲思杂虑，如何亦谓之私欲”？先生曰：“毕竟从好色，好利，好名等根上起。自寻其根便见。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。何也？以汝元无是心也。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，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，都消灭了。光光只是心之本体。看有甚闲思虑？此便是‘寂然不动’。便是‘未发之中’。便是‘廓然大公’。自然‘感而遂通’。自然‘发而中节’。自然‘物来顺应’”。

【73】问志至气次。先生曰：“‘志之所至，气亦至焉’之谓。非‘极至次贰’之谓。‘持其志’，则养气在其中。‘无暴其气’，则亦持其志矣。孟子救告子之偏，故如此夹持说。【74】问：“先儒曰：‘圣人之道，必降而自卑。贤人之言，则引而自高’。如何”？先生曰：“不然。如此却乃伪也。

圣人如天。无往而非天。三光之上，天也。九地之下，亦天也。

天何尝有降而自卑？此所谓大而化之也。贤人如山岳。守其高而已。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。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。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。引而自高，则伪矣”。

【75】问：“伊川谓‘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’。

延平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。何如”？先生曰：“皆是也。

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，把中做一物看。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。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。延平恐人未便下手处，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而气象。使人正目

而视惟此 ,倾耳而听传习录 23 · 惟此。即是‘ 戒慎不睹。恐惧不闻 ’的工夫。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”。

【76】澄问 “ 喜怒哀乐之中和。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。

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 ,平时无喜怒之心。至其临时 ,亦能中节。

亦可谓之中和乎 ”? 先生曰 “ 在一时之事 ,固亦可谓之中和。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。人性皆善。中和是人人原有的。岂可谓无? 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 ,则其本体亦时时发见 ,终是暂明暂灭 ,非其全体大用矣。无所不中 ,然后谓之大本。无所不和 ,然后谓之达道。惟天下之至诚 ,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。”曰 “ 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”。曰 “ 此须自心体认出来。非言语所能喻。中只是天理 ”。曰 “ 何者为天理 ”? 曰 “ 去得人欲 ,便识天理 ”。曰 “ 天理何以谓之中 ”? 曰 “ 无所偏倚 ”。曰 “ 无所偏倚 ,是何等气象 ”? 曰 “ 如明镜然。

全体莹彻 ,略无纤尘染著 ”。曰 “ 偏倚是有所染著。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 ,方见得偏倚。若未发时 ,美色名利皆未相看。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”? 曰 “ 虽未相著 ,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 ,原未尝无。既未尝无 ,即谓之有。既谓之有 ,则亦不可谓无偏倚。譬之病疟之人 ,虽有时不发 ,而病根原不曾除 ,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。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 ,一应私心 ,扫除荡涤 ,无复纤毫留滞。而此心全体廓然 ,纯是天理。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。方是天下之大本 ”。

【77】问 “ ‘ 颜子没而圣学亡 ’。此语不能无疑 ”。先生曰 “ 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。观喟然一叹可见。其谓 ‘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。博我以文 ,约我以礼 ’。是见破后如此说。博文约礼 ,如何是善诱人。学者须思之。道之全体 ,圣人亦难以语人。须是学者自修自 。颜子 ‘ 虽欲从之 ,未由也已 ’即文王望道未见意。望道未见 ,乃是真见。颜子没 ,而圣学之正派 ,传习录 24 · 遂不尽传矣 ”。

【78】问 “ 身之主为心 ,心之灵明是知。知之发动是意。

意之所看为物。是如此否 ”? 先生曰 “ 亦是 ”。

【79】只存得此心 ,常见在便是学。过去未来事 ,思之何益? 徒放心耳。

【80】言语无序 ,亦足以见心之不存。

【81】尚谦问 “ 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 ”。先生曰 “ 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 ,要他不动。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 ”。

又曰 “ 心之本体原自不动。心之本体即是性。性即是理。性元不动。理元不动。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”。

【82】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 ,冲漠无朕 ,即万象森然。冲漠无朕者一之父。万象森然者精之母。一中有精。精中有一。

【83】心外无物。如吾心发一念孝亲 ,即孝亲便是物。

【84】先生曰 “ 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 ,尚多流于口耳。

况为口耳之学者 ,能反于此乎? 天理人欲 ,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 ,方日渐有见。如今一说话之间 ,虽只讲天理。不知心中倏忽之间 ,已有多少私欲。盖有窃发而

不知者。虽用力察之，尚不易见。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？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，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，岂格物致知之学？后世之学，其极至，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”。

【85】问：“知止者，知至善只在吾心，元不在外也，而后志定”。曰：“然”。

【86】问格物。先生曰：“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也”。

【87】问：“格物于动处用功否”？先生曰：“格物无间动静。静亦物也。孟子谓‘必有事焉’。是动静皆有事”。

【88】工夫难处，全在格物致知上。此即诚意之事。意既传习录 25·诚，大段心亦自正，身亦自修。但正心修身工夫，亦各有用力处。修身是日发边。正心是未发边。心正则中。身修则和。

【89】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，只是一个明明德。虽亲民亦明德事也。明德是此心之德，即是仁。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使有一物失所，便是吾仁有未尽处。

【90】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，便似老佛。

【91】至善者性初。性元无一毫之恶，故曰至善。止之，是复其本然而已。

【92】问：“知至善即吾性。吾性具吾心。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。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，而定则不扰，不扰而静。静而不妄动则安。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。千思万想，务求必得此至善。是能虑而得矣。如此说是否”？先生曰：“大略亦是。”【93】问：“程子云：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’。何墨氏兼爱，反不得谓之仁”？先生曰：“此亦甚难言。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。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。虽弥漫周遍，无处不是。然其流行发生，亦只有个渐。所以生生不息。如冬至一阳生。必自一阳生，而后渐渐至于六阳，若无一阳之生，岂有六阳？阴亦然。惟有渐，所以便有个发端处。惟其有个发端处，所以生。惟其生，所以不息。譬之木。其始抽芽，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。抽芽然后发干。发干然后生枝生叶。然后是生生不息。若无芽，何以有干有枝叶？能抽芽，必是下面有个根在。

有根方生。无根便死。无根何从抽芽？父子兄弟之爱，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。如木之抽芽。自此而仁民，而爱物。便是发干生枝生叶。墨氏兼爱无苦等。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。

便自没了发端处。不抽芽，便知得他无根。便不是生生不息。

安得谓之仁？孝弟为仁之本。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”。传习录 26·【94】问：“延平云：‘当理而无私心’。当理与无私心，如何分别”？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无私心，即是当理。未当理，便是私心。若析心与理言之，恐亦未善”。又问：“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，都不染著。似无私心。但外弃人伦。却是未当理”。曰：“亦只是一统事。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”。以下门人薛侃录【95】侃问：“持志如心痛。一心在痛人，安有工夫说闲语，管闲事”？先生曰：“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。但要使知‘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’。心之神明，原是如此。工夫力有著落。若只死死守著，恐于工夫上又发病”。